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 10 讲，来源与形式批评

© 2024 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我们在上一届会议中一直在研究解释学和圣经解释，今天我们也会讨论与历史批评相关的问题，我们说解释学既在逻辑上又在历史上经历并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沟通的重点是作者和产生文本的历史问题和背景问题，然后转向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在文本中找到意义，最后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其中读者是首要的负责意义和文本并理解文本。但我们一直在关注第一阶段，即历史方法、历史批评。在此之下，我们说历史批评是一个保护伞，其中包括多种类型的研究，例如查看一本书的作者和历史背景，原始读者及其情况，文本中的具体历史参考文献，但我们也想考虑并且刚刚开始考虑属于历史类型方法的其他三种方法，第一个是我们在上一届会议上非常简要介绍的来源批评，我们说来源批评是一种试图深入文本背后并揭示书面来源、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的文件的方法论，我们特别研究了一篇文本，路加福音第一章，第 1 至 4 节，其中作者显然似乎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以前的资料、书面资料。

我们注意到《旧约》中的例子，叙述者依赖甚至明确表明他们依赖来源、书面来源，即使这些来源不再可用。但正因为如此，资料来源批评的发展是为了试图揭示或重建我们所拥有的旧新约文献背后可能的书面资料来源，因此假设圣经作者依赖于历史资料来源并依赖于不同的书面资料来源为自己的作曲。利用

或给出一些旧约和新约来源批评的例子，以及它是如何发展和如何运作的，然后也许可以通过评估该方法来说明一些事情。

首先，旧约，我们已经考虑过并提到了《历代志》，例如，当我们讨论后来的旧约作者有时会拿起早期旧约著作和文本并重新解释它们并重申它们的事实时，我们已经提到了《历代志》。自己的读者群。因此，《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似乎采用了《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的材料作为来源，尽管作者再次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但《历代志上》和《列王纪下》似乎是《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的作者所借鉴的来源为了他自己的写作。例如，当您比较时，要使用我们稍后会讨论的文本，但是当您注意到《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以及与另一文档或另一本书的关系时，特别是《历代志上》和第 17 章，以诗句开头10、我向你们宣告，主必为你们建造殿宇。

当你的日子结束，你去和你的祖先在一起时，我将抚养你的后代继承你，你自己的儿子之一，我将建立他的王国。他将为我建造房屋，我将永远坚立他的王位。我将成为他的父亲，他将成为我的儿子。

我永远不会像从你的前任那里夺走我的爱一样，从他那里夺走我的爱。我会让他永远统治我的家和我的王国。他的王位将永远坚立。

第 15 节最后说，拿单将这整个启示的一切话都告诉了大卫。你可能认出了我刚刚从另一篇经文中读到的语言，那就是《撒母耳记下》第 7 章，其中《撒母耳

记下》7、14章以及《撒母耳记下》7、14之前的经文是神与他所立之约的一部分。大卫通过先知拿单说话。但是，如果您回去并一起阅读两本书，即撒母耳记下7章和历代记上17章，您会注意到许多地方的措辞实际上相同且非常相似，因此，很可能其中一本书的功能是另一个的来源。

作者有，其中一位作者借鉴了另一位作者作为他自己的作品的来源。但我们将再次拿起这段文字来演示，这涉及到另一种称为编辑批评的方法。然而，作者在利用其来源时，他们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和意图，这是我们稍后将讨论的方法，即编辑批评，提出问题，作者如何使用来源？《历代志》的作者如何利用他的资料来源，并将其用于他自己的目的和意图？但这里的要点是要证明，由于措辞甚至内容的相似性，显然圣经作者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采用并利用了更早的资料，甚至更早的圣经资料。

也许旧约研究中的经典例子来自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世叙述，事实上，这可以扩展到包括整个摩西五经，即旧约的前五本书。不过，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只关注旧约前五卷书的一个方面，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记述了两种不同的创世叙述，两个不同的创世故事，有趣的是，回到后面你会看到两个非常相似的故事，但它们也揭示了明显的差异。例如，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一些学者注意到创作的不同部分记录方式上的风格差异或顺序差异。

他们还注意到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上帝使用的不同名称，正因为如此，一些早期的资料来源批评的鼎盛时期，直到今天你有时会发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旧

约学者相信他们可以在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不同记述中分离出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背后的两个不同的来源，然后后来的作者已经采用了这两个来源，现在将它们放在自己的记述中。同样，这种见解已经延伸到整个摩西五经。您可能听说过著名的 JEPD 理论。

这些字母 J、E、P 和 D 是字母，旨在标记整个摩西五经中存在的四个独立来源，例如，J 是耶和華的名字，并且可能有一位作者写过，特别是使用耶和華的名字，从某种角度写出一个来源，例如字母 D 代表申命记角度，即某人从申命记的角度写作，构成了摩西五经的一部分。所以重点是，从历史上看，有四个由作者撰写的独立来源，学者们再次将它们标记为 J 来源、E 来源、D 来源，然后是 P 来源，P 表达了牧师的观点，例如，学者们确信他们可以分离出四个不同的来源，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已经确定了它们的年代，甚至为这些来源的原始构成提供了一个背景，但现在，很久以后，一个作者采用了这四个独立的来源，并将它们焊接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的最终形式。我的目的不是，虽然我不一定同意这一点，我的目的不是评估这一点，但显然你可以开始看到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什么标准来隔离来源，以及有趣的是，以前的学者用来隔离来源的一些标准被其他人用来证明文本的统一性。

另外，有时在我看来，开始重建一个假设的日期和一个假设的社区或情况，产生了来源等等，这似乎接近于猜测，所以我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证明来源批评

是如何进行的。用于尝试隔离后来的作者现在已经获取的潜在书面来源。同样，有时在像《历代志》、《列王记》和《撒母耳记》这样的书中，这些文献之间似乎确实存在明确的关系。其中一个似乎充当了另一个的来源。

然而，当谈到摩西五经时，这更多的是假设性的。没有人能够了解 JEPRD 的存在，这与我们有《第一王》和《第二王》、《撒母耳》、《编年史》这一事实不同，或者我们在作者的《列王记》中明确引用了犹大王的编年史，或类似的东西。但资料来源批评在旧约学术中发挥了作用，分离、分析和重建旧约文本的潜在来源。

您还可以开始看到，无论这可能有多大价值，来源批评确实让位于我们之前提到的方法，即编辑批评，它更多地关注的不是重建来源，而是我们必须处理的事实我们现有的文本。我们拥有的是整个摩西五经，因此人们最终必须处理该文本，而不是简单地处理现在似乎包含在最终作品中的可以分离或分析的假设来源。在新约圣经中，来源批评的经典例子可能是对观福音书，前三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其原因与《列王记》、《历代志》和《撒母耳记》的情况非常相似。特别是前三本福音书，尽管约翰福音在所包含的某些材料、措辞和使用的语言方面有很大不同，但前三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似乎表明了福音书之间的某种关系。三，但是我们解释一下。因此，当你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时，你会注意到，它们不仅在内容上所记载的基督生平事件以及

耶稣的言论和教导方面有相似之处，而且它们的发生方式也不同。大致相似的顺序，有时是相同的顺序，但除此之外，当你开始比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时，措辞实际上在某些地方是相同的，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我的任何学生发表论文、研究论文，与对观福音书在顺序和措辞上一致的，我怀疑其中一个学生一定是从另一个学生那里借来的某种合作和某种借用，或者也许他们都借用了类似的文件，或者之前类似的研究论文。

仅举一个例子，对观福音书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7章和第9章中，我们还将比较马太福音第3章和路加福音第3章的文本。在马太福音第3章和第7节中，我想读第7到10节。马太福音第3章第7到10节，但是当他看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他那里，来到他所在的地方时，他，就是耶稣，说对他们来说，你们这些毒蛇，谁警告你们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斧头已经砍到了树根，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都会被砍倒，扔进火里。现在请听路加福音第3章和第7章至第9章。约翰对出来受他洗礼的群众说，毒蛇的种类，谁警告你们要逃避将要来临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斧头已经砍到了树根，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都会被砍倒，扔进火里。在这两篇文章中，你都有施洗约翰，我想我说的是耶稣和马太福音，但是这两篇文章中都有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说话，请注意，假设我刚刚读到的英文翻译捕获了两者中的希腊文本请注意，不仅在引用的词语中，甚至在叙述本身的一些内容中，措辞都是相同的。

现在，当学者们读到类似的东西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解释？我们如何解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相似之处？同样，约翰福音非常不同，但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同样，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时只是以相同的顺序记录相同的事件，而是措辞几乎相同。这应该如何解释呢？好吧，大多数新约学生都试图解释，由于某种关系，例如，一种解释是马太、马可和路加可能接触到相同的来源，或者相同甚至口头传统。也就是说，他们三个都依赖于传递给他们的相同信息体。

这是一种可能性。然而，由于措辞如此接近，学者们推测三者之间存在文学关系。有时我们在前几次会议上讨论了灵感的基本观点。

有些人会说，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启发，所以他们三个人的写作方式很相似。问题是这并没有解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一些差异。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呢？最流行的观点是源关键观点。

也就是说，对观福音书之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充当了另外两本的来源。也就是说，两位福音书作者正在向另一位作者借用。这引发了许多我不打算详细讨论的理论。

但早期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仍然是，我认为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奥古斯丁，并且今天仍然被一些人争论，那就是马太福音是首先写成的。路加和马可后来借用了马太福音，利用马太福音作为他们的来源。显然，特别是路加福音中有很多马太福音中没有的材料，马可福音中有一点马太福音中没有的材料。

路加福音中有很多你在马可福音中找不到的材料。显然卢克添加了信息。如果你回到第 1、1-4 章，他知道目击者的叙述和其他文件，路加显然包括了一些他自己的材料，而这些材料不在马太福音或马可福音中。

但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解释。马太先写，马可和路加利用马太。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

但我想简单地关注的是可能大多数新约学者和学生所坚持的最常见的解释，即所谓的马可优先论。也就是说，马可福音将是第一部成书的福音书，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会彼此独立地使用马可福音。因此，我们不会想象马太和路加坐在一起，都使用马可福音，但彼此独立，马太和路加会有一本马可福音，并且会使用该福音书作为他们自己的福音书的基础。

同样，你会发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包含了许多马可福音中没有的信息。马太福音中有很多比喻，是马可福音中找不到的。路加福音中有很多比喻，是马可福音或马太福音中找不到的。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登山宝训。你在马可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一点。因此，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使用了马可福音，但也包括了其他材料，根据路加的说法，这些材料可能来自其他书面文件和来源，也可能来自目击者的证词。

如果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耶稣的门徒马太，那么毫无疑问马太自己会亲眼目睹并亲眼目睹许多这些事件。因此，大多数人都同意马可福音是先写成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会使用马可福音。造成这种情况的几个原因是，当你比较三者时，马可福音的大部分内容，几乎全部，都出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

然而，如果你假设马太福音是先写的，那么马可最终会从马太福音中删除很多材料，因为马太福音相当长，并且包含更多材料。那么你看，如果马太福音是先写的，而马可利用了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那么他一定遗漏了很多材料。但如果马可福音是先写的，那么按理说，马可福音的大部分，不是全部，而是大部分，都会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得到体现。

这就是支持马可优先的论据之一。其他几个论点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时似乎比马可福音更顺畅。马可福音在语法或记录事物的方式上可能更短或更粗

糙，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似乎更流畅，这表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更有可能平滑马可福音中他们认为粗糙的地方。

或者有时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神学上可能更清楚。也就是说，在某些方面，马可可能会说一些在神学上可能被误解的事情，关于基督的神性或类似的事情，基督的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几乎从来没有，当他们都提到马可福音时，或者当他们都与马可福音平行时，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偏离这一点，或者在他们提到马可福音的方式上彼此不同。因此，我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争论，而是简单地证明为什么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点，并且这再次成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关系的最常见观点，是一种来源批判的观点，将马克视为原始来源。马可福音是第一本写成的福音书，也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来源。

这样，马太和路加就能接触到马可福音，并利用马可福音的大部分内容来创作他们自己的福音书。同样，他们都可以通过目击者的叙述获得其他材料和其他来源。而且，正如传统所说，马太福音确实是耶稣的门徒马太所写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旁白，福音书的标题，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些最初并不是文献的一部分。后来教会添加了这些内容，试图确定这些福音书的作者是谁。如果这些是可靠的，我想你可以很好地证明它们是可靠的，如果这些是可靠的，那么马太无疑会借鉴他自己对耶稣生活和耶稣教导的目击经历。

但毫无疑问，他们可以获得他们也包含的其他材料。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只是为了填写图片，这样如果你看到这个术语，你就知道它在做什么，你会经常发现新约学生提到 Q，Q 的来源。基本上，Q 只是德语来源一词的第一个字母，这个词用来描述和指代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共有的材料，但你在马可福音中找不到。

例如，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诞生，但你在马可福音中找不到它。马可直接跳到施洗约翰和耶稣的早期事工。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基督的诞生和童年时期。

路加对耶稣童年时期的描述比马太多一些。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登山宝训。马克没有。

有时这些材料的措辞又非常接近，因此许多新约学者认为马太和路加也可以访问他们标记为“Q”的另一个来源。所以马太和路加使用马可福音，但他们也可以访问，根据这个查看，到另一个文档。有人会说这是一份文件，另一些人会说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一份文件，但字母 Q 仍然代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拥有的材料，例如登山宝训，但你不知道在马克中找不到。因此，Q 将是一个更假设的来源，他们认为马太和卢克可以访问。

但再次基于所有这些，大多数人会得出结论，马可福音是第一部写成的福音书，然后马太和路加使用了马可福音，但也使用了其他材料，也许是这个问题，无论它是什么，无论是特定的文件还是教学和信息的主体马太和路加都接触过这些内容，然后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教导中。再次，有时学者们会发挥一点创意，提出一个创造了 Q 的社区和一种情况，甚至在地理上定位它可能来自哪里，以及 Q 的神学和它所解决的情况，这引发了一系列的猜测。我们甚至不确定 Q 是否是真实的文档，因此有时这种事情可能会猖獗或出现一点问题。

但正如我刚才所解释的，对观福音书似乎是新约圣经来源批评的主要起点和切入点。这又是因为对观福音书之间的相似性，它需要一个解释，而且大多数人相信它们之间存在文学关系。其中之一为其他人提供了来源。

再说一次，共同点是马可福音是最先写成的，并且是其他福音书的来源。然而，来源批评实际上已经蔓延到符类福音书之外。尽管有时当你阅读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来源批评的处理时，你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唯一可能发生的地方是在符类福音书中。

我读过许多关于来源批评的文章，但这些文章没有谈论对观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外的来源批评。但其他人的范围更广泛，并认为其他新约作者可能依赖于资料来源。例如，有些人在保罗的书信中提出，有时他也可能使用预先存在的来源或材料。

尽管存在争议，但最著名和最著名的两个例子出现在保罗的两封书信中，其中一封是歌罗西书，另一封是腓立比书。我会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中可能更常见、更著名的一篇。但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在这一章的中间，包含了这首著名的基督赞美诗，保罗在其中说，神本有本性，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本性。他本是奴仆，成为人的样式，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为了荣耀父神。现在有趣的是，即使在我正在看的英文翻译中，并不是所有的英文翻译都这样做，但我正在看的英文翻译以某种诗意的方式，以诗歌的形式设置了这些诗句。有些人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认为保罗可能引用了一首预先存在的赞美诗。

现在存在争论，有些人确信不是，这是保罗自己写的，但其他人认为他可能借用了一首已经在早期教会中流传和使用的赞美诗。另一篇文本，另一篇古典文本，是歌罗西书 1 章 15 章至 20 章，我现在不会读，而是另一首著名的基督赞美诗，有人推测可能是保罗本人引用的早期赞美诗。同样，这是教会所使用的，并在早期教会中流传，现在保罗用它作为他自己的作品的来源。

同样，这很难说，学者们也争论是否确实如此。另一个可能的来源，新约中可能的来源关键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是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之间的关系。当你阅读

《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时，你会发现它们所包含的材料非常相似，几乎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在顺序和内容上以及措辞上相似一样。

因此，对于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什么，一直存在争议。一种常见的理论是，《犹大书》是先写成的，《彼得后书》的作者随后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了《犹大书》中的材料，但也包括了其他材料。同样，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因为《犹大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包含在《彼得后书》中，因此他们认为《彼得后书》更有可能使用《犹大书》并包含几乎所有内容，而不是《犹大书》使用《彼得后书》并留下很多内容。出来。

因此，来源批评不仅仅局限于对观学，其他学者也探索了书面来源的可能性，即新约文本其他部分背后的来源。《新约》中的最后一个例子，就其揭示解释性洞察力的能力而言，可能对来源批评很有成效，我认为，这是《新约》中较困难的段落之一，而且我的目的也不是试图解决它或者提供详细的解释，但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中众所周知的一段话，第三章的最后，从第18节开始，其中只有几个人，总共八个人，通过水得救。我就到此为止，但是这段话已经让许多新约圣经学生绞尽脑汁地试图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基督到底在做什么。

一种解释是，《彼得前书》的作者借鉴了这个故事、启示录作品、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等启示录作品，但特别是一部似乎众所周知的启示录作品，尽管它没有包含在圣经中，同样是一部末日作品，是一个异象，以高度象征性的语言叙述

某人的异象，某人升入天堂，看到天堂的异象和对未来的预测等等。旧约或新约中没有的一个著名的启示录是《以诺一书》，在以诺文献中，你可以找到许多对《创世记》第6章的故事的引用，即洪水的故事，它首先描述了人类的儿子们降临，与人类的女儿们同居；上帝的儿子们降临，与人类的女儿们同居。在《以诺一书》中，这被理解为指离开了权力地位的天使，现在他们被描绘为因为天使在创世记第6章所做的事情，在诺亚时代，他们现在被描绘为被囚禁在黑暗中，等待着审判的日子。

有些人认为这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读到的内容的来源或背景，我从彼得前书第3章中读到，有些人认为彼得可以访问以诺一书以及他对创世记6章故事的讲述和解释那么，从解释上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必过多担心本文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地点，但根据这种解释，彼得可能只是在绘制常见的世界末日记述或故事，以证明耶稣战胜了邪恶的力量。再说一次，我的目的不是在这一点上对这种解释做出裁决，而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明资料来源批评如何可能会影响人们阅读文本的方式，并展示资料来源批评，即使在新约中，范围如何只限于对观福音书之外。再次，通过评估的方式进行两个观察。

我已经提到过，第一，我认为来源批评的危险之一是，至少是一些解释者使用它的方式，有时这种方法可能是推测性的，特别是当我们没有可用的来源时，尤其是当我们试图重建它时。在像对观福音书这样的著作中，这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尽管即使在这些著作中，我们也必须小心，不要过分重视任何关系理

论，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本福音书充当了另一个。但另一方面，有时当我们没有可用的来源时，有时可能会推测作者正在借鉴来源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更改，甚至详细说明更改的位置来源可能来自该来源的日期、背景和神学。

这与我的第二个观察有关。归根结底，我们仍然必须按现有文本进行处理。即使新约和旧约的作者依赖于以前的资料（他们确实如此），并且无论对这些资料的理解和重建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我认为第一个彼得 3 文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此同时，我们仍然需要处理最终案文。

作者采用了这些来源，并将其以文本的形式表达出来，以表达他的目的。现在，这开始让我们陷入我已经提到过的另一种批评，即编辑批评，它将开始更多地关注最终产品和文本以及作者在将其组合在一起时所做的事情。因此，有时来源批评对于识别可能对作者自己的作品有贡献的来源以及了解作者如何使用这些来源有很大帮助。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猜测，最终必须关注案文本身。现在，历史上的来源批评，特别是在新约研究中，但从历史和逻辑上看，来源批评后来有点让位于或让位于另一种批评形式的出现，即形式批评。基本上，形式批评就像来源批评一样，是一种尝试，至少部分是一种尝试，试图深入新约和旧约的书面文件背后，恢复、揭示已经进入最终版本的个别形式，特别是口头形式。作品。

因此，形式批评通常所做的就是查看文件并分离形式，并试图追踪它们的口述历史。这种形式是如何、从哪里发展起来的？查看文本中的各个单元、各个形式。根据我的发现，我能否确定该形式的背景以及该形式如何发展，从而导致我现在在旧约和新约文本中找到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种形式的批评往往有不同的方面。它可以研究文本中的个别形式、个别单位及其形式、形状和功能，但它也可以研究该形式的原始背景及其口头传统及其发展，直到它被纳入文本中为止。文本。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形式批评在某些方面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努力，因为它经常试图揭示形式传播的口头时期，直到它被纳入书面文本为止。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我认为，形式批评最富有成果的方面可能是孤立，而不是孤立，而是识别文本中的各个单位和形式，以及它们是什么、它们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使解释有所不同。但是，让我再次给你们举一些来自《旧约》和《新约》的例子，讨论批评的形式及其运作方式。再说一次，我的目标并不总是表明我同意这些例子或评估它们，而只是为了证明来源批评或形式批评如何发挥作用。

在旧约中，形式批评在《诗篇》中发展得最为突出，一位名叫赫尔曼·冈克尔的期刊学者能够识别《诗篇》的某些形式，并对它们进行分类，并讨论它们的背景和功能等。旧约圣经中形成批评的一种常见方法，实际上有许多有趣且有时有用的评论，称为旧约文学形式，遵循识别形式的四个特征的方法。也就是

说，看看形式的结构，它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它是如何构造的，然后看看流派，给形式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我们正在处理什么，这是什么类型的形式？那么看看表格可能的设置，什么样的设置会产生这样的表格呢？稍后我们将举一个例子。

然后意图，这个形式的功能或目的是什么？它想做什么？例如，让我给你举一个我们在美国使用的常见表格的例子，我相信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那就是杂货清单。看看这四个功能，如果我拿一份杂货清单，您会注意到它的结构，杂货清单具有独特的结构。它不包括叙述和解释，通常只是一个项目列表，这些项目的解释可能非常有限，但它只是一个语法很少的项目列表，或者同样，没有散文或叙述，而只是一个简单的列表时间很长的物品。

这种结构的类型将是一个杂货清单，这将是标签，我们赋予这种形式的类型标签，它简单地给出了人们将在杂货店购买的物品列表，尤其是食品。第三件事，环境，杂货店的环境。当我要去杂货店时，我会创建一个清单，因此设置是去杂货店购买未来一周或一个月或其他的杂货。

最后，目的只是提醒我到达商店时要购买什么。同样，即使在旧约中，形式也可以这样对待或这样检查。例如，对于诗篇来说，有不同类型的诗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即使在非常基础的水平上，你也知道有赞美诗，有哀歌，等等。这是一首非常常见的诗篇，这些诗篇都出现在以色列民族的敬拜生活中，并被用来各种设置。一首非常常见的诗篇是哀歌，哀歌的诗篇。

它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结构，其中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开头，第一，向上帝祈祷。第二，哀叹本身，基本上是对事情现在或已经变得多么糟糕的描述。第三，诗篇作者信心的表达。

第四，请愿书。然后是五个，通常以誓言结尾，诗篇作者向上帝许诺回应他的祈祷。另一种有趣的诗篇类型是所谓的进入诗篇。

诗篇第 15 章中有一个这样的例子。虽然，同样，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我认为诗篇第 15 章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进入诗篇的例子。主啊，一切开始了，谁可以住在你的圣所里？谁可能住在你的圣山上？行为正直，行事正直，心里说实话，舌头上没有谗言，不加害邻舍，不诽谤同胞，藐视恶人，尊重人。他们敬畏耶和华，即使在痛苦的时候也遵守誓言，他们不放高利贷而借钱，不接受伤害无辜者的新娘。

做这些事的人永远不会动摇。请注意这首诗篇的结构。首先敬拜者提出一个问题：主啊，谁可以住在你的圣所里？谁可能住在你的圣山里？然后，诗篇的其余部分（第二篇到第五篇）以进入圣所和进入上帝圣山的规定的形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场景可能是崇拜者实际到达圣殿来敬拜上帝。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规定那些前往寺庙参加礼拜的人的要求。你发现在诗篇之外的另一种常见形式，特别是在预言文学中，就是所谓的旧约叙事，特别是在一些先知的开头。

但在《出埃及记》前几章中，摩西的生平还有另一个有趣的例子。预言性呼召叙述基本上是关于上帝向以色列历史上的某个人（先知或像摩西这样的人）显现并面对，并委托他们并呼召他们服务的叙述。当你开始比较通话叙述时，它呈现出一种有趣的、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结构。

你可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找到这一点。你可以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三章中找到另一个。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你还发现，在出埃及记的前三章中，上帝向个人显现，呼召并委托他们服务。

现在，旧约《呼召》叙述的结构似乎包括以下的大部分或大部分。第一，与神的对抗，神会面对，神会向人显现。第二个是上帝的委托，上帝实际上委托或呼召先知或人进行某种活动或某种服务，其次是第三个，即先知的反对。

所以你记得以赛亚，我有祸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在《出埃及记》的记载中，当上帝委托摩西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回应、一系列的反对意见，而不仅仅是一个。反对意见之后是上帝的第四个保证，克服了反对意见。

然后第五，给出一个标志。特别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三章中的呼召包括了所有这些。有趣的是，这表明摩西的使命是先知的使命。

摩西被视为一位先知，现在受到上帝的召唤和委托。当时的场景也许是古代使者出示证件的要求。那么预言召唤叙述的目的就是验证预言的信息和活动。

因此，摩西所做和所说的一切，以赛亚所做或所说的一切，或以西结所做的一切，现在都得到了验证或现在得到了真实性，因为它可以追溯到呼召的叙述，上帝的委托。因此，这些都是形式批评如何在许多旧约文本中发挥作用的例子，通过识别离散的形式并观察它们的结构，形式的流派是什么，它们的背景可能是什么，可能引起了当我们查看并尝试理解圣经文本时，这些形式的功能或意图可以具有启发性。在新约中，形式批评的发展似乎与旧约中略有不同。

但新约中的形式批评通常也是相关的，它有三个方面。新约中的形式批评，很像来源批评，首先是从福音书中开始发展的，特别是对观福音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形式批评往往与历史性问题、福音书的历史性、耶稣的言论和他所做的事情的历史性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在福音书中，形式批评包括三个不同的方面，特别是在福音书的开头。第一，形式批评集中在形式上，人们在福音书中发现的离散形式，然后学者们会给不同的形式贴上标签，例如，他们会创建诸如声明故事之类的标签，一个讲述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故事或者说，以一句话或声明，或奇迹故事，或耶稣的

话，或预言，或谚语，或话语达到高潮。这些都是福音书中不同形式的典型标签。

因此，形式批评的第一阶段是定位、识别和标记福音书中发现的不同形式。例如，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2章，第15至17节，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章，第15至17节。当耶稣在利未家吃饭时，许多税吏和罪人正在和他一起吃饭。他和他的门徒，还有他的门徒，因为跟随他的人很多。

法利赛人的文士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就问他的门徒，为什么他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耶稣听了，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不是来召义人的，而是召罪人的。这通常被学者归类为宣告故事的例子。

请注意这个简短的故事，它以耶稣的宣告或话语结束，通常以这种形式，焦点就会集中在使故事达到高潮的那句话上。因此，新约，特别是福音书中形式批评的首要目标是识别和标记不同的形式。形式批评的第二个特征是确定“Sitz im Leben”，这是德语术语，意思是生活中的环境。

也就是说，产生形式的背景，通常是早期教会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早期教会生活中的什么事件或什么情况会产生这种形式，会创造这种形式？假设这种形式对某些事情有用。我们的假设是，作者不仅仅是在写历史，而且其形式表明这些文献对早期教会的生活是有用的。

因此，我们的尝试不仅是要识别和标记形式，还要识别背景，即早期教会生活中的某些东西。这是敬拜，无论是与错误的教导、犹太教，还是教会中的某些环境、教会的教导产生了这种形式的冲突。最后，形式批评的第三个要素是传播的历史。

也就是口语阶段。同样，这种形式可能会在早期教会的某些环境中出现，但随后会口头传播，直到它被纳入圣经文本中。因此形式批评研究这个口头阶段。

它研究了这种形式所发生的变化和发展，直到被纳入圣经文本。它追踪这些形式的传播。可能在这三者中，对于圣经解释和解释学来说，我认为这三者中最富有成果的是第一，识别形式的能力，并且不仅仅是为了标记它而标记它，而是识别形式以有助于解释和理解圣经文本的方式。

例如，如果我将某件事确定为声明故事，那么它的焦点，我解释的焦点将是高潮说法。这将是要点的妙语。识别形式和形式批评的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圣经文本的较大部分。

例如，马太福音第8章和第9章，马太福音第8章和第9章，似乎是一个很长的部分，并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按时间顺序排列，但第8章和第9章似乎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基于一种常见的形式，那就是奇迹故事。马太福音第8章和第9

章只是一系列奇迹故事，因此形式批评似乎为马太福音第 8 章和第 9 章的安排提供了理论基础。下一场我想继续讨论和谈论形式批评。

简而言之，我们将总结一下，看一个来自比喻和福音书的例子，以及这种形式的批评如何帮助我们掌握比喻的功能以及我们如何阅读它们。然后，我们将继续讨论第三种批评形式，即这种在历史和逻辑上发展起来的三元组，即编辑批评。